

《马兰的孩子》

马兰花在戈壁滩绽放

□傅旌 罗曼

60多年前,一支队伍坐着网罐车挺进罗布泊,在一片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在戈壁滩的恶劣环境下,马兰花却生长得格外好,基地因此得名“马兰基地”。

在没有其他国家技术援助,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支队伍圆满完成数十次重大试验,创造了铸盾砺剑的工程奇迹。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的惊雷响彻云霄;

1967年,第一朵氢弹的蘑菇云绚丽绽放;

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成功……

这支队伍里,有军人、有科学家、有医生,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

《马兰的孩子》正是一部以马兰基地儿童的视角写就、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纪实题材小说,再现了那段老一輩科学家为祖国核试验奋斗的峥嵘岁月。

这本书2021年6月出版,当月即入选百班千人2021年全国中小学生暑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随后入选2021年7月“中国好书”榜单。2022年,获评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本书从孕育到出版,历时6年,由两代编辑共同参与。而一切,始于2015年上海国际童书展的那场相遇。

一次偶然相遇,碰撞出选题火花

6年前,我社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编辑傅旌老师参加了上海童书展。傅旌老师在展位上休息的间隙,《马兰的孩子》一书的作者——杨飞老师正好逛到一书的展位。杨飞老师是童书、绘本作者,其原创绘本《小山雀的勇气茶馆》获得金龙奖绘本金奖(动漫界最高奖项),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同时具有多年项目策划、编剧经验。

两人虽然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却聊得格外投机。杨飞老师当时正为电视剧《有个地方叫马兰》做特效分镜绘制。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正是中国老一輩科学家在戈壁滩上实现了中国第一个强国梦。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傅旌老师敏锐地意识到,马兰基地的故事和马兰精神,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图书选题,并且市面上这类主题读物很少见。可如果做一本照搬电视剧情节的书,意义和价值不大。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本书的出版也就暂时搁置了。

把握少儿出版定位,巧妙捕捉选题切入点

2019年3月,电视剧《有个地方叫马兰》在央视八套首播。马兰基地上的老一輩核试验工作者“甘做隐姓埋名人,勇于惊天动地业”的感人事迹再次震撼了傅旌老师,也让他琢磨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他迫不及待地给杨飞老师打了个电话,询问在这部电视剧剧本的素材中,是否有关于儿童的故事。让人欣喜的是,杨飞老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两人当即决定做一本聚焦马兰基地儿童成长历程的小说。从宏观层面来说,对历史主题进行文学化的讲述,用艺术化的柔软方式把原子弹研发这样一个与国家民族历史与命运、荣誉和尊严相关的事件讲述给孩子听,对孩子的国家荣誉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很有价值。从微观层面来说,父辈祖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对孩子的奋斗精神、吃苦精神的培养也具有教育意义。

如此一来,既符合我们少儿出版物的定位,也能跟电视剧做出差异来。

作者人选很快确定下来,一位是杨飞老师,另一位是中国电影导演、《有个地方叫马兰》编剧孟奇。

苦下功夫整理素材,努力挖掘历史细节

选题确定后,孟奇导演和杨飞老



出版寄语

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携手共进,坚持把出版方向、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文化产业品牌建设,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探索新的出版模式和技术手段,为推动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实现出版强国的目标、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编辑 傅旌

师怀着极大的激情开始进行创作。虽然当时电视剧拍摄前期集了不少素材,但是这些素材中关于儿童的部分比较分散,需要细致整理。为了让整个故事更丰满、真实,我们跟两位作者沟通,希望多挖掘历史事件的细节。仅素材整理,便花了四五个月。

比如书中写有这样一件事。一项工事已经盖了一半,可陈博士验收发现不合格,水的盐碱值超标。负责修建工事的徐团长也火了:“基地缺水,现在的这些水,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孔雀河拉来的。”“人都能喝,怎么就不符合工程标准了。”

“怎么找水是你们保障部的事,总之我要符合标准的淡水,符合标准的建筑!科学容不得一点苟且,你们要是跟科学苟且,看将来谁跟咱们苟且!”陈博士说完就气哄哄地走了。走出很远,还喊了一句:“科学强调标准,无人情!”

盖了一半的工事在工程兵的榔头下轰然倒地。

一年以后,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士兵们用锹、镐等极其原始的工具,让一座百米铁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这位陈博士的人物原型,正是“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还有夫妻俩严格执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纪律,却在罗布泊试验场的一棵树下相遇的故事等,也都是有真实背景的。

正因为真实和朴素,读起来才会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迷茫到坚定,引导作者全情投入

以坚实的素材为基础,两位作者经过多次讨论后,故事的主线逐渐清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原子弹实验进入关键阶段。为解除实验人员的后顾之忧,大批家属从全国各地入驻马兰,他们的孩子也在其中。初到基地的孩子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们在残酷的大漠中学习、生活、玩耍,就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绽放。

可当进入实质性创作环节时,作者却发现困难重重,经常会因思路如何呈现儿童视角陷入迷茫。

得知作者的困惑后,我们鼓励他们不用过多忧虑,创作时随心所欲,将自己“摆”进书中,抛弃拘束和格式,投入更多想象。

随着书写的深入,作者果然渐入佳境,仿佛其就是书中的人物,置身当时的场景……作者在交流中透露,“写到三十七块弹片一章时,甚至自己会感动到流泪。想象自己如果面对敌人炮火,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舍,会害怕,心中不由得涌出对当年志愿军战士的无限钦佩。”

或许,感情的投入和释放,才是创作的最佳途径,才能在大小读者捧读时,引起他们的情感共振。

细致打磨文稿,让故事充满童真童趣

一年后,我们收到了作者交来的文稿。彼时傅旌老师因为手头上事务繁杂,便将这部书稿

交给我和几位年轻编辑负责。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情绪也跟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起伏不断。当读到工程兵寻找水源后返程时燃油耗尽,在

寒夜中冻死,我忍不住哭泣;当读到原子弹爆炸成功,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上蓝天时,我破涕为笑。可谓写得酣畅淋漓,读得畅快过瘾。

当然,整部文稿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几个章节的叙述没有把握好儿童视角的转换,在跟作者进行沟通后,决定进行艺术加工,淡化悲剧色彩,以符合儿童的认知和理解水平。

为了增加整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我们还请杨飞老师绘制了数十幅黑白插图。

营销借势而为,上市3个月加印3次

虽然社里从“60后”到“90后”编辑,



都表示《马兰的孩子》读完大受触动,是一本能让精神得到洗礼的作品。但在和平年代成长,很少体验物资匮乏的青少年,能够青睐这样一个有年代距离和背景差异的故事吗?说实话,我们当时是有一些疑虑的。可后面纷至沓来的好消息,让我们既意外,又惊喜。

5月,图书厂印刷,6月正式上市,当月即入选百班千人2021年全国中小学生学习暑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6月底便传来消息,首印的1万册已经全部发货完。后来断货消息不断,上市3个月加印3次。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这些科学家真是了不起。我们小学生应该立足当前,认真上好每一章,努力学好文化知识,为明天奠定基础,用我们的肩膀担起祖国的未来。”孩子的这种正面反馈产生了良好的口碑效应。

随后,《马兰的孩子》入选2021年7月“中国好书”榜单,再次拉动了这本书的销量。

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市西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马光复在书评中写道:“《马兰的孩子》,一部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可读性很强、具有浓重的现实意义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一定会像一把耀眼的火炬,引领我们千千万万小读者勇敢坚强地健康成长,不怕艰难,向着光明、向着理想、向着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进。”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帮助孩子们立智立德、立言立行,点燃他们心中科技报国的梦想。这是一种信仰,更是少儿出版人的一种责任。

《风筝是会飞的鱼》

“风筝”的起飞与翱翔

□王棵

五月接近尾声,明天出版社徐总编来电,让我写篇文章,谈谈《风筝是会飞的鱼》。搁下电话,我恍然想起,三年前,差不多同样的这个时候,我接到徐总编的第一个来电。

那个电话就是很自然地聊天。聊着聊着,话题聚焦到我曾经的军旅生涯中一段极特殊的经历:在南沙群岛守礁。电话快结束,徐总编代表明天出版社向我发出了创作邀约的信号,我们口头达成了合作一部长篇儿童小说的约定。对于小说的内容,我们已有局部共识:我要把自己对守礁生活的真切体悟,有机地融入文本之中。这多少算是一次命题作文。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电话前,在泰山山老师的力荐下,徐总编已对我的创作做过一番“调研”,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我早年创作的小说集《守礁关键词》并精读、通过网络搜索我近年创作的《年年有父》等数篇中短篇小说。所以,徐总编的来电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缜密论证后的“蓄意而为”。在我这方,那个电话正是我所期待的。稍前某个时候,我曾向泰山山老师表达想尝试儿童文学创作的心愿。简言之,那个电话并非空穴来风。套用个时髦词汇,那是一次“双向奔赴”。

在那个电话里,徐总编问我,能否先提供创作思路或故事大纲。我有过几年影视文学创作经历,在影视圈,这几乎是编剧与甲方合作的必经之路。我愉快地说,当然可以。

话说这一年的我已专注于写作二十年,对于文学创作,我的心态已放平,一段时间里笃定、专心致志地只做“一件事”,已变成我的人生态度。我决定,接下来,对新的创作挑战全力以赴。一个作家,想快速胜任某种全新写作,若有捷径,只有一条:阅读。那个电话次日,我遍翻书柜,找到不多几本儿童文学著作,如《小王子》《安徒生童话选》《格林童话》《飞行员爷爷的空中逃亡》,将它们摆到书房醒目位置,日夜研读。

须老实交代,我幼时家贫,又在农村,没机会读儿童文学作品,稍长,即开始看武侠小说及纯文学作品,再有机会读儿童文学作品,总是没感觉。这本《飞行员爷爷的空中逃亡》,我记得,三年前,买不久,我看了一半就放下了。三年后,再看这本书,我竟爱不释手。时间是一支涂改笔,能把无感的

事物涂改成至爱。这至少说明,以前的我,没有资格搞儿童文学创作,现在的我,有点跃跃欲试了。”

我又迅速网购数本儿童文学著作,与此同时,明天出版社寄出的儿童文学著作陆续到



达我手中,我开始钻进儿童文学作品的堆里,接受这一文学类型的洗礼。必须说,在这次集中阅读前,我跟有些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对它的认识有狭隘、幼稚之处,现在我至少已知道,儿童文学是个宏阔的概念,它绝不止常人惯性思维一下子就能想得到的那几个品类。在明天出版上了它,次,我没有放弃。明天出版社的严格有道理,接着到来的一个创意,明显在立意、新颖度、思想倾向上,都比前三个高明。

某天,这个新创意到来。它灵光乍现时,故事尚在襁褓中,强壮身身的,只是一组人物关系、一种特定情境,以及一种诗意、浪漫的调性。我看到,一个天生被迫懂得孤独的孩子,孑然坐在南方水乡的木船上,天空上的白云作为媒介,让孩子看到,浩瀚中国南海的一隅,如沧海一粟的礁堡上,一个军人在站岗。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闪现,令我潸然泪下。我牢记它,朝思暮想,酝酿出新创意,向明天出版社提交,得到认可。

严肃成人文学作家、编剧去创作儿童文学,以前在创作中积累的方法都有用。叙事魅力、把握结构的能力、语言功



出版寄语

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和敬畏,真诚地做人,在生活中丰满写作的羽翼;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以激发更大的创造力,让写作焕发更大能量;做勤奋、内心强大的写作者,勇于面对创作中的挑战,写出更好的作品。

——《风筝是会飞的鱼》作者 王棵

多少次,我不记得了。修改总时长,接近半年。此间情形,有几样,我印象深刻。一、出版社认为,守礁,是本书扛鼎内容,但作为亲历守礁生活的我,对此过于审慎,导致作品“含礁量”不够。他们当然理解我的苦衷:我写的是中国南海,每一句措辞,都需再三推敲。最终,我打破心结,与出版社这方面的想法合流,终让定稿“含礁量”恰如其分。

二、修改期间,明天出版社请来外埠,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赵霞两位老师,请他们帮忙解剖文本,提出“诊疗”方案。择一良日,明天出版社的骨干几乎全体出动,会同方卫平和赵霞两位老师和我,为作品搞线上“会诊”。此次活动,让我受益良多。三、明天出版社不止徐总编,还有高方编辑等高人,在我修改作品过程中,给予实在支持:多个很好的内容细节,为他们所贡献,令原本略显薄弱的相关内容饱满生动。四、现在的书名是修改期间诞生的,它乍然闪现的第一刻,我就爱上了它,明天出版社也喜欢它。此后它作为正式书名,被许多人赞同。

更多修改过程中的事情,无法一一赘述,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出版社反复论证、作家被持续压榨精力、智力和才华的过程,艰辛但有意义。终于,万里长征走到后部,优秀的美编开始为书稿创作插画。有时,曾是军人的我会帮着一起斟酌插画细节,比如,我们会为图片中的军人到边挂不挂臂章、戴不戴帽徽、扎不扎武装带,推敲再三。按照作品内容,有时插画中的军人处于日常生活状况,这些不必拘泥,但为了让未来的成书不被最严苛的读者挑出毛病,我们慎之又慎,最终做出合适的选择。

书正式出版发行,这之后,对我来说,是不断得到的过程。我总觉得,初尝儿童文学创作的荣,得到的太多了,大大小小的荣誉、小读者及专家的肯定、隔三岔五的加印,每一次得到,都令我尝到收获的喜悦,也令我惶恐。我读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提高审美和鉴赏力,以此获得心安。我也告诫自己:用更好的作品去回馈小读者、接受专家的检阅。

假如把《风筝是会飞的鱼》比作一只风筝,它从三年前开始制作,起飞于两年前。如今,它正翱翔在小读者的视野中,愿它飞得稳健、长久。

行文至此,我接到消息,我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大海上的脚印》即将付印,这部首发于《人民文学》的作品,同样由明天出版社打造,它将站到《风筝是会飞的鱼》侧翼,与其并肩前行,去广袤的儿童文学天空中,寻取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空域。

初稿之后,大小修改,有